

嘉業堂
叢書

尚書正義

第三冊

尚書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

孔穎達奉敕撰

虞書

益稷第五

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皋陶旣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
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旣已美矣我更何
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
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
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
水災我乘舟車輶橐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
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眾鳥獸
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
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眾人難
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旣皆得食矣

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眾人
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
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皋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皋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
亦皋陶也明上篇皋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
傳云皋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旣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
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
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旣無所言故言已

思惟曰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墊是下溼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蒺山行卽橋正遙徐廣曰橋一作輦凡玉輦直輶車也尸子云山行

乘標泥行乘蒺

子絕反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蒺山行則

楬

居足反

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漚云毳謂以板置泥上

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楬或作標爲人所牽引也如漚云楬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楬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毳爲一標與楬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

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旣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旣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

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

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說文云粒糲也今人謂飯爲米糲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至曰兪

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己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

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言慎至直人

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

惡所安寧耳

傳猷待至帝志

正義曰猷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用美

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至威之

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

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
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
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
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
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
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
我不可輔也旣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勅之敬其職事哉
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眾類頑愚讒說
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
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
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

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傳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

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
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
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
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
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
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傳布力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
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

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旗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